

走进大家书房，
遇见辽阔世界。

花地
上
书
房

阅读史
□ 骁骑校

我的书房有两个，一个是我工作的的地方，一个是读书休闲的地方。藏书没有精确统计过，1000多册的样子吧。除了书籍之外，还收藏了几副铠甲和若干长短兵器，够穿越回古代打下一个县城的。书和剑，诗和酒，自古是不分家的。

——骁骑校

骁骑校，本名刘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文学系兼职教授，著有《橙红年代》、《国士无双》、《匹夫的逆袭》、《长乐里：盛世如我愿》等系列作品2000万字。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入选2021花地文学榜等。



书剑诗酒不分家

有两本书，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植入了要成为作家的意识，这个意识蛰伏了二十年才冒出来，成就了我。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首发于1986年第三期的《人民文学》，那一年我九岁，已经是莫言的读者。因为有家庭的便利条件，我可以接触到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期刊，从《收获》《十月》《人民文学》到《少年文艺》《知音》《青年文摘》《警坛风云》《恋爱婚姻家庭》……我每期都看，从小一直看到高中，阅读量很大，虽然是囫囵吞枣，但那种熏陶浸染，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红高粱》，我也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9岁的我根本不管作者是谁，书名叫什么，我只看内容，对于看惯了《苦菜花》这种早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我来说，《红高粱》属于“又黄又暴力”的那种，超乎寻常的好看。在这部书里，土匪余占鳌才是主角，有通人性的狗群，用羊肚子藏子弹的情节，以及各种枪械武器的描写……

这些细碎的片段，沉淀在我记忆深处，一直到我三十多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年，我才用模糊的文字进行搜索，找到当年看的这部小说的名字，这才发现，原来这么好看的小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

而此时，九岁时我看的那些或循规蹈矩或离经叛道的小说，已经在我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不自觉



地学习他们，模仿他们的风格，这就是童子功的加持。

这些小说中，就有我要提及的第二本书《战争的猛犬》，作者是英国的弗雷德里克·福赛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擅长谋战题材，感觉和当下的网络作家有些类似，都属于非主流序列。

大约是1993或者1994年的暑假，我在北京读大学的哥哥带来小说《战争的猛犬》，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在那个暑假，我看了这本书，反复地看，如醉如痴。已经是少年的我，阅读理解能力不再停留在九岁，我能真正看全，看懂。这本书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大陆上的雇佣兵为理想信念战斗的故事，一个叫香农少校的雇佣兵，在他临死之前，率领一支小型的部队，推翻了一个

国家，并且还政于百姓，然后默默死去。有国际政治和资本的博弈，有人性的冲突，但最好看的是细节，简直就是一本军政变教科书，怎么卖武器，怎么运输，怎么招募人员，怎么获取情报。这样的题材在今天看来并不新鲜，但那是九十年代，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简直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看得我心服口服。当时就产生一个梦想，有朝一日我也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多好。

时至今日我也没达成所愿，我只能说，我写出了“像这样”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在童年的我心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到我少年时，种子长成了幼苗，“战争的猛犬”又给他施了肥，这些加持，当年是不会懂的，只有当幼苗长成了大树，回望过去才突然领悟，原来如此。

[书道]

从小养成一种奇怪的阅读方法：一本书，每次阅读时随机翻开一页就往下读，无数次阅读之后，终于拼凑出整个故事情节。读好小说就像中途进入电影院观影一样，无论从哪个节点读起，都能让你不忍释卷。

[书语]

“阅读是进入另一个神奇世界最快捷的大门。”

[近读]

《璩家花园》，译林出版社

《儿女风云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

《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荐]

《下一站，彭城广场》，作家出版社

一座古城，三段历史，一群勤劳善良的人们。

烙馍、米线、羊肉串、蛙鱼、蛇汤、地锅鸡。



出版书单

《别了，母亲：守墓女儿的决断》

信田小夜子[日本] 著



某天，心理咨询室来了一名声称想恢复“正常母女关系”的女性，她振振有词地历数着女儿的不是，语气里满是怨恨和愤怒。为什么女儿要和她断绝关系？为什么她明明想挽回女儿，语气和表情却恶狠狠的？随着母亲、女儿、女婿视角的分别追溯，故事全貌慢慢揭开……

《传统即创造》

冈本太郎[日本] 著



艺术大师、“日本毕加索”冈本太郎代表作品初次引进，犀利、毒舌、反叛、颠覆常识——在他笔下，传统不是崇高的佛像、神秘的能乐、侘寂的茶道，不枯燥、不深奥，有见地——图文并茂，时时让人点头称赞，偶尔捧腹大笑。

《野心博物馆》

残小雪 著



带着要成为优秀广告人的梦想，小城女孩夏雨涵来到北京独自打拼，与唯爱至上上的许微微、佛系工作狂女上司顾若熙成为闺蜜，也和竞争对手李想不打不相识，越走越近。

波折起伏的职场，变幻莫测的爱情，孤注一掷的婚姻，似乎每走一步都是人生的十字路口……

《平原上的摩西》

双雪涛 著



这是小说家双雪涛的代表作，收录十篇中短篇小说，同名中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剧集，为大众熟知。小说集以上世纪末的东北城市为背景，书写了一系列普通人的故事。

《民主的奇迹》

凯瑟琳·德林克·鲍恩 [美国] 著



本书记载了1787年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设计联邦政府的过程，记录了代表们每天在会议上的发言。全书按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期间的原始手稿排印，保留历史原貌。记录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写法类似连续剧。

深读
以第三人称的视角
书写，间离出一个与传主
共生的时空

□郭小东

以独特视角重塑蒲蛰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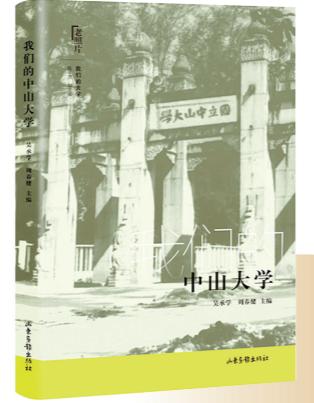
我知道蒲蛰龙，是因为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主编的《海南岛的动植物》，那是我知青时代的窝棚书，原始森林的生存向导，当年我无意间在腰带收购站花三毛钱买来。因此缘分，在阅读麦淑萍《蒲蛰龙传》一书后，颇有心得。

麦淑萍在《自序》中写道，因为1985年她父亲嘱咐：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你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那样关爱照顾”，1993年，她有点唐突地对他说，蒲伯伯，我想写一本你的传记”。40年的夙愿，终获圆满。麦淑萍以半生的知识积蓄，以一个贤淑的女儿视角，写出老科学家的精神风骨。她以第三人称的视角书写，间离出一个与传主共生的时空，用黄树森的话说，是“奇点”。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开创了新时期为科学家正名的先河。丘成桐《我的几何人生》探索数学与文化的联系，王贻芳《探索的历程》反思大型科学工程的伦理，《清华科学史讲堂》系列则通过口述史保存了老一辈科学家的记忆；B站的《我的牛顿教练》，则用动漫形式，重新塑形科学史人物。

这条线形描述，其中有一条不经意的虚线：即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胡适心中的“罪己”，以及丘成桐等的自诉……它们联袂而成虚线。麦淑萍在这条虚线上，找到了某个点，并改造这个点。是她，令不曾做过父亲的蒲蛰龙，拥有了父亲的情怀，并以此笼罩他的科学探险。这里，文学中不易觉察的性别叙事，如触须般，让公开的言说，有了沉浸式的隐秘体验。作者因此实现了将蒲蛰龙从枯燥的实验室领出，皈依伊甸园的文学企图。

蒲蛰龙一生匍匐大地，却把脊梁隆起为山脊。他的传记情节，并无步步惊心，唯有显微镜下世事大千，森林田野足印深陷。他的小提琴盒里，应该有半片枯叶，是某次野外考察时，随手插入的标本，它终成作者的路标。是麦淑萍，把蒲蛰龙这把干硬刺手的荆棘，雕刻成史诗。



序跋

□吴承学

真正给这些建筑注入灵魂的，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

脱俗求真是中山大学的精神传统

核心，由学人而涉及学科，由他们工作于斯、生活于斯的校园，观察这所百年名校的风貌。编选的内容仅收录回忆逝者与远去历史的文章，表达对中大前辈的缅怀与对历史的纪念。

大师名家，是中山大学的名片，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天空上的星斗。中山大学一批大师名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密切相关。比如：邹鲁、许崇清之于高教育史，傅斯年之于史料学，陈寅恪、岑仲勉之于中国史，梁方仲之于经济史，容庚、商承祚之于古文字学，詹安泰、王起、董每戡之于中国文学史，王力之于古代汉语，朱谦之、杨荣国之于哲学史，马采之于美学史，梁宗岱之于法国文学，戴镏龄之于翻译学，夏书章之于行政学，姜立夫之于数学，陈心陶之于寄生虫学，蒲蛰龙之于生物防治学……

本书选文兼顾史料性与可读性，希望选入一些有真情实感的随笔性文章。在选取纪念文章时，我们尽量考虑作者与传主的亲近关系。本书所选，有本人的回忆，如许崇清《我的经历》，杨成志《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有儿女的回忆，如詹伯慧回忆詹安泰，杨淡以回忆杨荣国等；有学生的回忆，如曾宪通回

忆容庚，陈焯湛回忆商承祚，王宾回忆戴镏龄，陈春声回忆蔡鸿生等。各篇文章的先后排列，则以传主年齿为序。

在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近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大可谓开风气之先：自建校之日起，就揽入一批具有现代大学制度意识和国际性眼光、兼备现代学术视野与传统学术根基的掌门人和学者。他们致力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在很短时间内便把中山大学建成雄踞国内高校前列且影响深远的学术重镇。建校不久成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教育研究所、西南研究会、涵盖文法理农工医各科的中山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都站在当时中国学术的前沿，起到了引领作用。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傅斯年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并成立民俗、考古、语言、历史等四个研究会，还出版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等刊物。基于同样的学术理念，次年傅斯年在此基础上，又在广州筹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组织之一，是中国现代人文科学蓬勃发展的标志。这些重要学术史实难以备述，但从本书《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广州史实述论》《容肇祖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文章中，可以窥其一斑。

百年中大的发展历程表

明，有大师，方可成大学；而中大校园建筑的历史变迁又昭示着，大学建筑同样折射出大学气度。本书《对中山大学校园建筑的文化解读》一文，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百年以来中山大学三个校园建筑的历史演变。这些校园的建筑沿革，就是中大变迁的空间叙事史。其中康乐园的建筑糅合中西建筑之美，极具特色，颇有文明互鉴的象征意义。当然，真正给这些建筑注入灵魂的，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

我于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在康乐园读书、生活将近五十年，每天到办公室都要经过陈寅恪先生故居。沿着先生当年散步的著名小径，从曾经为他遮阳避雨的大樟树下走过，一种敬畏油然而生。我每年指导一年级的新生，总会带他们去参观陈寅恪故居，让他们默识墙面上挂着的先生名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我想，脱俗求真，应该是“我们的中山大学”赓续的精神传统。



观后

□金莹

很多时候“怕”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只不
过当那不再是势均力敌的爱时，就会出现失衡

上海女性的“蛮好的人生”

又能托底，既要托举儿子学业有成，又要帮丈夫托底，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来自其老家的各种关系；她小气又大气，参加学校组织的露营，翻找出家里旧的帐篷，而不参加家长会的团购去购置新的，但为了儿子在同学中的形象，即使在家庭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她仍然要咬牙拨出10万元给儿子报欧洲研学营；她爱财又清醒，虚荣又实际……可以说，曼黎们是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

《蛮好的人生》让我对上海女性有了更多元的认识。上海女人可以引而不发，也可以平地惊雷；既能举轻若重，又能举重若轻。曼黎对家居卫生的细节把控反映在对全自动洗衣机哪一格加洗涤剂、哪一格加柔软剂的清醒上；对婆媳关系的拿捏到位，反映在一个眼神就知道婆婆爱火车胜过飞机，爱软卧胜过高铁，爱朝发夕至胜于夜行列车。上海女人有情有义，这也是海派文化的精髓。因为情与理的矛盾，曼黎

也是同为上海女性的编剧给予角色曼黎的色彩。另一位同为上海女性的作家王安忆这样描写上海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她们的幻想已经消失，缅怀的日子还未来临，更加富于行动……她们没有少女的羞怯和孤芳自赏，也没有老年人那般看得开，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她们都是好样的。可是，她们却满足不了你浪漫主义的内心追求，她们太务实了。”

香港朋友经常讲，他们喜欢上海，除了历史上上海文化对香港的输出、老一辈香港人中的精英都来自上海、上海人讲究契约精神之外，就是上海人的“专业”了。这一点在曼黎这位女性保险经纪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上海女性并不全是什么“头上长角”的特殊存在，而是能和地球上女性们共情、共鸣的群体。她们爱折腾，会来事，对生活充满热情，常令人刮目相看，能创造奇迹。

走进大家书房，
遇见辽阔世界。

阅读史
□ 骁骑校

我的书房有两个，一个是我工作的的地方，一个是读书休闲的地方。藏书没有精确统计过，1000多册的样子吧。除了书籍之外，还收藏了几副铠甲和若干长短兵器，够穿越回古代打下一个县城的。书和剑，诗和酒，自古是不分家的。

——骁骑校

骁骑校，本名刘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文学系兼职教授，著有《橙红年代》、《国士无双》、《匹夫的逆袭》、《长乐里：盛世如我愿》等系列作品2000万字。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入选2021花地文学榜等。



书剑诗酒不分家

有两本书，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植入了要成为作家的意识，这个意识蛰伏了二十年才冒出来，成就了我。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首发于1986年第三期的《人民文学》，那一年我九岁，已经是莫言的读者。因为有家庭的便利条件，我可以接触到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期刊，从《收获》《十月》《人民文学》到《少年文艺》《知音》《青年文摘》《警坛风云》《恋爱婚姻家庭》……我每期都看，从小一直看到高中，阅读量很大，虽然是囫囵吞枣，但那种熏陶浸染，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红高粱》，我也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9岁的我根本不管作者是谁，书名叫什么，我只看内容，对于看惯了《苦菜花》这种早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我来说，《红高粱》属于“又黄又暴力”的那种，超乎寻常的好看。在这部书里，土匪余占鳌才是主角，有通人性的狗群，用羊肚子藏子弹的情节，以及各种枪械武器的描写……

这些细碎的片段，沉淀在我记忆深处，一直到我三十多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年，我才用模糊的文字进行搜索，找到当年看的这部小说的名字，这才发现，原来这么好看的小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